

# 争论公务员工资高低,得找准参照物

□本报评论员 程莉莉

这一标准是高是低,要看一看当地的发展程度,要问一问当地的居民消费水平,要参照普通职工收入几何、房价多高、吃穿多贵,模糊了这些参照物的对比是盲目笼统的,而选错了参照物的对比,更容易引起无谓的争论和质疑,强化身份对立。

在外国人看来捧着金饭碗的公务员群体收入竟然如此“寒酸”,这是真的吗?被曝光的是全部收入还是一部分?围绕公务员工资

究竟是高是低,网友展开了唇枪舌剑,有人拍砖称公务员哭穷,也有基层公务员急切晒出工资条以证自身。

在为公务员工资扣上或高或低的帽子前,很多人似乎忘了,高低是一个相对的概念,高是与谁相比?低又是相对谁而言?

在北上广等大城市,2001元~4000元的月薪确实较低,而在一些县城,或许足以令人生活得没有压力。上述新闻所述两地,这一标准是高是低,要看一看当地的发展程度,要问一问当地的居民消费水平,要参照普通职工收入几何、房价多高、吃穿多贵,模糊了这些参照物的对比是盲目笼统的,而选错了参照物的对比,更容易引起无谓的争论和质疑,强化身份对立。譬如这位镇书记,仅

以打工者为参照物,看到“高薪”而无视他们的“高辛”,难免被拍砖“不厚道”了。同样,不出所料,2月12日,湖南省内媒体有文章称,冷水江市多位公务员表示,被曝光的工资属实,“说不上低”,“能买一平方米的房子”。

对于公务员工资这一话题,公众总是抱有浓厚的兴趣,其可能附加的各种隐性福利、与之密切相连的权力和灰色收入,似乎都在隐隐透露着公务员群体的“优越”之处。尤其是某些贪污腐败、权力寻租等现象的出现,为公务员群体贴上了法外利益占有者的标签。不少情况下,也有人将公务员与贪官混为一谈。如此,才有湖南冷水江市公务员工资被公开后网友大呼“好低”,这种“低”是与人们预想中的“高”相比,是与被屡屡曝光的贪腐官员

的“土豪”形象相比。

对普通公务员了解的缺乏,让公众频频选择参照对象,甚至将整个公务员群体裹挟进自己一厢情愿的情绪。而事实上,公众的情绪往往针对贪官、灰色收入和权力寻租,而不是针对普通公务员以及他们的合法收入。

不少基层公务员面对公众的质疑,“晒”出了自己,为被误解的这一群体去除了几丝遮遮掩掩的神秘。如同舆论所说,不透明,就易为公众猜测与误解。公务员工资“被公开”,不如主动“见光”,将其纳入政府信息公开的内容之一,让其透明化起来,主动接受公众的评议、监督。如此,便会少一些源自猜测与误解的社会对立,也会增加个别官员以权谋私的难度和忌惮。

录入信息有误,在所难免,一经发现,有关职能部门及时协助改正,想必公众也不会不理解,可一等就是三年五载实在让人无法接受。对群众的事儿,只要稍微上点儿心,告别懒惰懈怠,何至于总让媒体撑着走?马年到了,老百姓的事还是应该“马上就办”,非要拖到“猴年马月”,谁脸上都不好。

## 涂鸦的代价

唐代大文豪贺知章题写的《龙瑞宫记》刻在浙江绍兴宛委山一块石壁如削的石头上,是浙江省级文物。然而据新华社报道,最近,有人居然用毛笔在上面写下了“陈军江、陈军洪,壬生年、甲子年、癸酉,顶拜”等50余字。相关人员称,因周边没有监控设施,此事很难追查。

陈军江、陈军洪,何许人也?若真想查,相关部门也不会束手无策,毕竟公民的有些个人信息是已经实现了联网的。随着技术进步和文保工作的改进,提高在文物上的涂鸦成本和代价将是必然趋势。对涂鸦者来说,接受处罚只是时间问题。不过,此番事件对相关单位也是提醒,既然是文物,怎么会保护得如此简陋和不走心,连监控设备都没有?

## 带简历拜年

据《信息时报》报道,春节长假已经结束,但今年的一些应届毕业生们还在忙着走亲戚拜年,只是走亲戚又多了一件“礼物”,带着简历“求关照”,部分已经有着落的也希望能够借此“骑驴找马”。

如此未免让充满温情的拜年变得有了几分“别有用心”。但话说回来,时下的就业竞争有多激烈,一个职位有多少人抢,不难想象。如此看来,托亲戚朋友帮忙恐怕也算不上多么严重恶劣的事情,因此给他们扣上“凭关系”、“靠人情”之类的帽子,未免有些过头,真有关系、有背景的,还用亲自登门求人吗?

□韩福超



## 进城去

全国绿化委员会、国家林业局下文《关于进一步规范树木移植管理的通知》,要求“禁止使用违法采挖的大树进城城乡绿化”,规定“除农村居民房前屋后个人所有且不属于古树名木的以外,凡采挖胸径5厘米以上的树木,都要由树木所有权人或单位提出申请,按规定审批后方可实施。运输采挖的树木,必须办理木材运输证……”

近年来,各地打造“园林城市”、“生态城市”、“森林城市”等蓝图和规划不断兴起,其中一个趋势是,把农村、山区成千上万的大树、古树连根挖起,“绑架”进城。对城市来说,“瞬间”拥有参天大树而不需要从小树苗起慢慢培植,着实省力不少,可这和绿了城市、秃了山村的“移植”能算是真正的绿化和保护生态吗?十年树木,一些人不要太急功近利。如此走捷径,太折腾古树了。

□赵春青/图 林琳/文



# 西湖会所的“开心茶”为何难开心

□吴江

为响应整治“会所中的歪风”行动,浙江杭州西湖边的高档会所“西湖会”率先于1月27日正式转型成为“开心茶馆”。茶馆内龙井茶最低消费18元一杯,将“笑迎八方客”。但春节期间,“西湖会”被爆转型“换汤不换药”——有市民想入内品尝,被工作人员劝退,称是服务员人手不够。(见2月11日《法治周末》)

高档会所的享受,原本“只可远观无缘亲近”,如今却只需花上18元,就有机会身临其境体验一番,对于长期以来只能“过其门而不入”的市民而言,的确是机不可失。不过,高档会所的平民价,或许注定难以保证足量供应。

现实中,就连性价比不错的餐馆,都要排队候座,何况乍一降价的“西湖会”?

不难设想,脱胎于“高档会所”的“开心茶馆”,顾客盈门并不稀奇。从这个意义上说,想进“西湖会”喝18元的茶,却遭“人手不够”的劝退,还真未必是人家“欲不接待,何患无辞”。毕竟,高档私人会所接待能力上本就不是强项。

平心而论,高档会所要转型大众消费,看

似小菜一碟,实则不容易。高档会所有着每单生意高利润支撑,无需追逐量,而大众消费则需薄利多销。一个可以预见的结果是,假如“西湖会”18元一杯的龙井要确保无限量供应的话,非但不可能延续其风雅与诗情画意的享受,反而可能因为“笑迎八方客”,而沦为西湖边煞风景的大排档。真若如此,即便高档会所转型成功了,其结局恐怕同样尴尬。

可见,从“西湖会”到“开心茶馆”,从高端私人会所到“笑迎八方客”,恐怕都将是西湖会所难以承受之重。而之所以陷入这一两难

境地,恰恰是问题所在。高端私人会所占据西湖公共空间,当然不应被容忍,但会所变茶馆,也绝非真正意义上的还湖于民。西湖回归公共空间,首要的前提当然是保留西湖的风雅与诗意,这就注定了西湖的商业需有边界,更要有审慎的规划。

事实上,高端私人会所非洪水猛兽,在国外,同样不乏顶级会所,但却鲜有占据公共景区与空间的,而多半位于商业区或是私人物业中,至于高端会所中的消费,则完全是私人埋单。可见,“西湖会所”的转型,绝不是改卖18元一杯的茶这么简单。



## 一人巡线换来万家灯火璀璨

运维任务,输电运维班成员几乎全年都要穿行在这片海拔1800米的深山密林中,每天步行六七公里的山路,无论严寒酷暑。

高志明大高个儿,身材精瘦,在山路上即使背着沉重装备,依旧步伐稳健,记者只能跟跑其左右,不知不觉中已是在密林深处。每到一处铁塔,高志明便会眉头紧锁,仔细排查输电线路是否存在故障。

“听起来这项工作挺苦吧,但干一行爱一行,我们上这些人在山上跑得特来劲。”高志明指着马上就要抵达的一处电力铁塔对记者说:“你想想,我们盯着它们别出问题,就能换来这家户户灯火通明,这心里太有成就感了!”

冬天,山里的风很硬,但他却告诉记者,冬天虽然冷些,但在山上巡线是比较安全的,夏天却有些危险,因为会不可避免地和一些有攻击性的动物“狭路相逢”。他介绍,

因跨越高山,35千伏的黄润线是五步蛇常出没的地方,很多巡线员对黄润线十分抵触,但高志明却很淡然。去年8月,高志明他们在巡查黄润线时,突然一条五步蛇从右手边窜出,高志明用手中的棍子轻巧地驱走了毒蛇,“其实这也没啥可怕的,我在这大山里来来回回走了30多年,我不去伤害它们,彼此自然和谐相处。”

一路巡视下来,所有线路都正常运行,这让高志明心情大好,步子也放松了许多。他告诉记者,“工作再苦,回想起来却都是甜。快要退休了,我更要好好守着这些铁塔银线,还有这片相伴多年的大山!”

地与现场核对船、货的具体信息,各煤种已经装了多少,还有多少没有装,哪个舱还需要装……同时,把每条船、每个流程的详细信息记录下来,并根据后续船舶的靠泊情况重新部署或调整流程。

到了午饭时间,常跃东提议大家聚在一起吃个团圆饭。话音刚落,电话与对讲机就接踵响起,看来想要吃个安稳饭也不成了。最后,他们只能坐在各自的岗位上边吃边工作。

一上午的时间,记者粗略统计了一下,中控室里大概有90多个电话打进打出,70多项指令发出。

岁的吴萍从四川师范大学毕业后,主动报名回铁路系统工作,和从事乘务工作32年的母亲成了同事。因为业务过硬、服务热情,吴萍很快考上了列车长。

大年初六这天,恰逢母女俩共同值乘,在8000多人的乌鲁木齐客运段,她们是唯一一对在同一趟列车上服务旅客的母女。吴萍一路上特别想跟妈妈唠唠心里话。可是因为旅客超员工作繁忙,吴萍只能在巡视车厢时见到妈妈短短几分钟。这不,在临睡前,她才找到了和母亲说几句话的机会。



## 新能源汽车再获好消息

2月12日,一辆纯电动汽车驶入金华东关电动汽车充换电站,准备更换电池。该充电站是目前浙江省规模最大的充换电站,设施最齐全的电动汽车充电站,可同时为10辆不同类型电动汽车进行整车充电。

日前,财政部、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展改革委四部委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工作的通知》,将纯电动乘用车、插电式混合动力(含增程式)乘用车、纯电动专用客车、燃料电池汽车的补贴标准进行了调整。

新的补贴标准为:2014年在2013年标准基础上下降5%,2015年在2013年标准基础上下降10%。

据预测,在政策推动下,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销售将进入快速增长期。

新华社记者 徐昱 摄

## 电网新增机组“风”升“火”降

# 山东“绿色机组”突破500万千瓦

本报讯 (记者丛民 通讯员段德咏 郭铁敏)截至2013年底,山东省集中式接入风电机场和光伏电站增加到91座,装机容量509.6万千瓦,比2012年增长31.20%,占山东电网统调机组总容量的8.48%。山东电网新增清洁能源机组容量首度超过新增火电机组容量。山东电网并网清洁能源机组全年共计发电124.1亿千瓦时,比2012年增长31.18%,占山东全年社会用电量的3.10%。

2月12日,《山东省2013~2020年大气污染防治规划》发布,将降低全省煤炭消耗量、发展清洁能源作为今后发展方向。山东电网全年新增加并网清洁能源场站59座,装机130万千瓦,持续保持快速增长势头;新增并网风力发电机组5台120.5万千瓦,增长速度明显放缓。在清洁能源机组所发的124.1亿千瓦时电量中,风电和光伏发电分别占66.23%和

0.80%,其余为生物质能发电、综合利用项目发电。近年来,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把服务清洁能源发展作为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内容,配合风电发展做好风电集中区域的电网规划、建设,为风电并网、全额消纳创造便利条件;在省、市两级调度机构中设立了清洁能源管理人员,加强与清洁能源场站的沟通;修订、制定了《山东风电场并网调度自动化技术规范》《山东电网风电并网运行服务指南》等制度、标准、规范;进一步深化清洁能源调度技术支持系统应用,实现并网清洁能源场站运行监视、控制和功率预测等功能,并网清洁能源机组发电功率预测准确率超过90%,为清洁能源机组科学调控奠定了基础,并网清洁能源机组多次创出新高。

## 不停歇的生产“大脑”

开了班前会,布置了生产任务,提出作业要求和注意事项。

作为中控室的带班领导,常跃东从接班的那一刻起,就开始了各种沟通协调、拨号、通话,再拨号,再通话,局调、引水、铁路、流机调度,这些电话号码一天不知要打多少次。

由于今天有重载的任务,常跃东简单地

地与现场核对船、货的具体信息,各煤种已经装了多少,还有多少没有装,哪个舱还需要装……同时,把每条船、每个流程的详细信息记录下来,并根据后续船舶的靠泊情况重新部署或调整流程。

到了午饭时间,常跃东提议大家聚在一起吃个团圆饭。话音刚落,电话与对讲机就接踵响起,看来想要吃个安稳饭也不成了。最后,他们只能坐在各自的岗位上边吃边工作。

一上午的时间,记者粗略统计了一下,中控室里大概有90多个电话打进打出,70多项指令发出。

岁的吴萍从四川师范大学毕业后,主动报名回铁路系统工作,和从事乘务工作32年的母亲成了同事。因为业务过硬、服务热情,吴萍很快考上了列车长。

大年初六这天,恰逢母女俩共同值乘,在8000多人的乌鲁木齐客运段,她们是唯一一对在同一趟列车上服务旅客的母女。吴萍一路上特别想跟妈妈唠唠心里话。可是因为旅客超员工作繁忙,吴萍只能在巡视车厢时见到妈妈短短几分钟。这不,在临睡前,她才找到了和母亲说几句话的机会。

系统建设,加大工作力度,加快制定修订相关法规,推动形成全社会“同呼吸、共奋斗”,齐心协力防治大气污染的治理格局,以实实在在的成效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造福全体人民。

会议审议通过《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修订草案)》。指出,保证医疗器械安全、有效,对于维护人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改善生活质量、鼓励企业创新,开发更多优质产品,让人民群众得实惠、更放心。

本报记者 朱润胜

本报通讯员 郑钧一玮

本报

特约

记者

毕月凌

张莹

本报记者 尹雪梅

夜深,漆黑的夜色笼罩着苍茫戈壁,四周一片沉寂。

T07次旅客列车撕破黑暗,飞驰在兰新铁路上。在安静的宿营车厢里,一对母女乘务员在小声交谈着。

“妈,说实话小时候我好恨您和我爸,每

年过年总是把我独自丢在家里,我的童年记

忆最深的就是寂寞和想念。”

本报记者 毕月凌 张莹

本报通讯员 尹雪梅

夜深,漆黑的夜色笼罩着苍茫戈壁,四周一片沉寂。

T07次旅客列车撕破黑暗,飞驰在兰新铁路上。在安静的宿营车厢里,一对母女乘务员在小声交谈着。

“妈,说实话小时候我好恨您和我爸,每

年过年总是把我独自丢在家里,我的童年记

忆最深的就是寂寞和想念。”

本报记者 毕月凌 张莹

本报通讯员 尹雪梅

夜深,漆黑的夜色笼罩着苍茫戈壁,四周一片沉寂。

T07次旅客列车撕破黑暗,飞驰在兰新铁路上。在安静的宿营车厢里,一对母女乘务员在小声交谈着。

“妈,说实话小时候我好恨您和我爸,每

年过年总是把我独自丢在家里,我的童年记